

丝绸之路文学论坛上发言

白庚胜

享,向形形色色的保守、偏狭、霸凌大声说“不”,并且用真诚、纯洁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同向着美好灿烂的未行前进。

丝路文学是贯穿古今的概念,它自然囊括古典时代文学交流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是现当代东西方文学交融的重要支点,更注定会成为世界文学在城市化、后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抚慰人类心灵、促进各国和谐发展的良药。

因此,无论是回首过往,还是审视当下,抑或是展望未来,文学始终是丝绸之路最灵动、最直接、最超越、最纯粹的精神表达手段与语言艺术原创,我们必须予以珍视,坚守创作,全力推进。

也因此,在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流通、贸易畅通、人心沟通的同时,作为丝路文学的传人,我们还必须致力于文气的交流、贯通,让它永远有温度、有性情、有灵魂、有想象力。要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合作互进,为丝路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全新的贡献,实现全方位的突破,使之永久绽放出平等、友好、团结、和平、和谐、共荣、审美的光华。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大都陈布于丝路及其沿线,理所当然的是丝路文学的组成部分。她以丝路为题材,她因丝路而广泛传播,她得丝路之润,她为丝路添了彩,她是丝路之梦,她更应该为丝路继续争得光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开启丝绸之路新篇章,并将其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使之成为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次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尤其是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全新的发展机遇。由于置身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不言而喻,责任担当亦理所当然。因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她将获得亘古青春的生命力;由于记录重振丝路雄风的历史巨变,她必充满感人至深的精神震撼力;同时,也只有塑造丝路人民的艺术群像,少数民族文学才能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画廊中展现别样风采,实现自己的价值、意义。

可以想象,那些魔幻的神话、英雄史诗、传奇的小说、优美的诗词和曲令等少数民族文学传统,都将在此过程中被唤醒,并获得再生;所有的电影、电视、动漫、游戏都将在这里获得最优质的艺术转换可能;音乐、舞蹈、绘画等将从中获取灵感,对外交往、交流、传播的中国故事都将于斯得到生发与张扬……还有她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巨大催化作用。

到那时,少数民族文学将在中国大地和五湖四海耸立起堪称中华及人类文明标志的一座座雄峰。由此,让平庸、小体量、缺大气、远离现实、缺乏力道与锐气、深度等问题,远离少数民族文学。

由于“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实施及不断深入,特别是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少数民族作家将进一步肩负责任与使命,少数民族文学必将进一步大振雄风、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再创辉煌,迎来其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

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连通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也是一条亘古华灿的文化之路、文学之路、艺术之路。

希腊神话与神州大地上的昆仑、中原、蓬莱、东巴、萨满等神话在这条路上对话,罗马史诗和印中史诗缘此而生发,《纳苏尔丁》与《阿凡提的故事》的机智幽默于斯精气相通,努扎尔与哪吒的精神血脉在这里联结,印度诗学对魏晋以来中国诗学的影响余香不绝,而法显、玄奘的纪实作品,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翻译西传,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李希霍芬的精彩游记,纳瓦依、哈拜等的天才创作,泰戈尔、鲁迅等的友好交往,《真腊风土记》《大唐西域记》《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等的精粹华章,更是增添了东方各域及东西方审美的别样色彩,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学宝库。

正是凭着这些不同体裁、题材、类型的文学和文化作品的交流,以及鸠摩罗什、纳训等人的翻译,丝绸之路才建构起一个与民族、经济、商贸、工艺、技术、宗教、哲学的交往交融相对应的东西方文化长廊。而且,它是那样幽深、曼妙、优雅、丰厚、宏伟、精彩,为全人类的精神世界造了像、塑了魂、丰了情,直到今天仍然焕发出夺目的风采、无穷的魅力,让我们一代代地受益。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更是让不同民族之间进一步学会互相尊重和理解,懂得共同承担与分

土家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长期以来,汉语是土家族的主要书写工具。土家族作家的汉语书写中,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个体或群体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统一体。1956年,土家族的民族成分被国家确认,土家族作家不断深入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应用汉语表达本民族的母体文化精神,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花园里独树一帜。

所谓“母体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它是民族文学创作的根魂。在不少土家族作家笔下,土家族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他们创作的母题。孙健忠、李传锋、叶梅、蔡测海、萧国松、颜家文、冉仲景、刘小平、周建军等众多土家族作家的作品,从土家族的文化根脉出发,将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紧密结合起来。如李传锋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白虎寨》、叶梅的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孙因的中篇小说《麝香楼》、冉仲景的诗集《从朗诵到吹奏》、刘小平的诗集《鄂西倒影》等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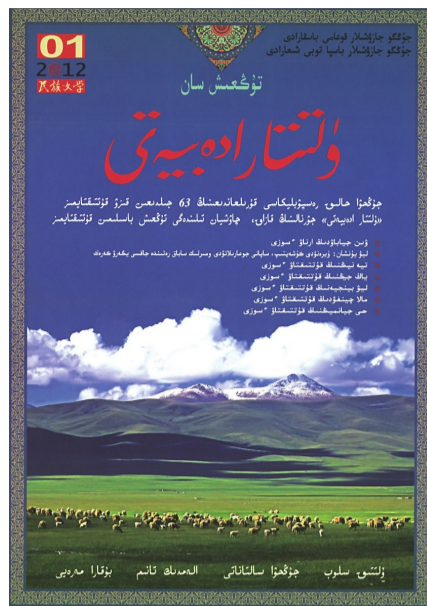
土家族作家们通过对土家族地域风光的描绘、民俗风情的展现、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土家族民族精神的弘扬、历史文化的追溯等,表达了建构土家族族群认同的强烈愿望。在此基础上,作家们将自己的民族命运与国家进程融为一体,书写土家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土家族的广阔社会生活图景。如李传锋长篇小说《白虎寨》具有一定的民族精神寻根意识,将土家族白虎文化与时代改革精神融会贯通,在传统与改革、历史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展示民间文化的丰厚底蕴。小说书写以幺妹子为首的回乡打工青年,全力追赶时代步伐,突破传统思维桎梏,艰难探索、不懈奋斗的历程。民族文化意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全书,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蔡测海的小说无论是《母船》《麝香》,还是《今天的太阳》《穿过死亡的黑洞》等作品,都是在揭示本民族在新中国语境

从收获的季节开始的耕耘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创刊十周年有感 石一宁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却是在秋天开始播种耕耘。2012年9月18日,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和理论工作者,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评委以及各省区市作协负责人约300人参加会议。9月19日的《文艺报》头版在报道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开幕盛况的同时,还在显著位置刊发了1200多字的《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的消息,并配发了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号封面。此其时,我也作为代表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会上,一边听会一边沉浸在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带来的喜悦之中,两耳不时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朋友的祝贺,脑海里不由得再现创办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的一幕幕……

2010年10月,我从《文艺报》副总编辑的岗位上调任《民族文学》副主编。上任时,《民族文学》已拥有汉文、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四个文版。领导班子分工,我负责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编辑出版管理工作。2009年《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的创办,对哈萨克族与朝鲜族作家翻译家和读者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再创办《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的呼声甚高。2011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在京举办《民族文学》创刊30周年纪念会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座谈会。在会上我听到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作家翻译家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关于创办《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的迫切心愿和企盼。

中国作协党组根据《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创刊以来平稳发展,以及广大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迫切要求的情况,决定创办《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2011年12月初,《民族文学》杂志社向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提交了《关于申办〈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国作协出版集团向新闻出版总署呈送了《关于申请〈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创刊号的报告》。同时,杂志社还根据有关规定,报送各种申报材料,备齐各种申办手续。这些工作具体而繁琐。我们在申办过程中一直得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亲自关心和指导。2012年8月,新闻出版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创刊号



总署发文批准《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办。

得到这个消息时,杂志社的叶梅、李霄明和我三位主编、副主编正在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会上。消息传来,大家精神振奋。叶梅主编提出9月份就创刊,作为向9月18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献礼。这两个文版创刊号的大致篇目,也是在骏马奖评奖驻地商定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创刊号题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写了发刊词。我们又到国家民委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跟翻译局的领导和专家商量。翻译局领导和哈萨克文室、朝鲜文室的主任和专家们都很支持。虽然他们也觉得时间太紧,但大家认为9月份创刊既然很有意义,就应予以大力协助和配合。为了使这两个文版能够及时顺利创刊,翻译局内部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翻译局哈萨克文室、朝鲜文室分别承担了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号的主要翻译和审读工作。9月12日,翻译局朝鲜文室主任金英镐和朝鲜文室专家金炳淳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七点多钟,一直都在阅读《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号蓝图。记得当天下午下班前,我和朝鲜文版编辑徐海玉赶到金英镐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等着他完成刊物蓝图的最后审读。办公室内灯火通明,金先生一页页翻开蓝图,在上下面不时勾勾画画,神情宁静而专注……

9月17日,《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号按时出刊并送到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驻地,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烈好评。

10月12日,《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延边作家协会在延吉联合主办了《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首发式暨研讨会。10月20日,《民族文学》杂志社又联合新疆文联、新疆作协在乌鲁木齐主办《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创刊首发式。与会的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作家翻译家们脸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欢庆这一必将

载入本民族文学史册的喜事和盛事。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创刊后,每期主要译载全国各文学刊物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其中汉族作家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以上;也刊发哈萨克文和朝鲜文原创作品,还译介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每年在北京或全国各地举办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还积极开展对外文学交流,不定期推出哈萨克语和韩国作家作品专辑。2012年12月,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穆拉提·伊斯马加穆别克,哈萨克斯坦作家、国立欧亚大学奥特拉尔图书馆古籍研究中心主任吐尔逊·朱尔特拜先后来到《民族文学》杂志社。穆拉提表示,他将想办法把《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推介到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吐尔逊则在会谈中说:“我是哈萨克斯坦《世界文学》杂志的编委,希望与《民族文学》合作,使《世界文学》杂志每期能转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刊发的部分作品,把中国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和审美观念介绍给哈萨克斯坦读者,让我国读者能够了解和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吐尔逊回国后,哈萨克斯坦《世界文学》杂志2013年第3期开始转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部分作品。2013年1月,穆拉提参赞和该馆一等秘书博塔·瑟尔加巴耶娃应邀参加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民族文学》“迎新联谊会”。2013年5月,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副校长、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迪汗·哈迷扎别克沃夫来到《民族文学》杂志社。迪汗·哈迷扎别克沃夫对《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创办表示祝贺,并说这对中哈两国的文化交流将起到重要作用。他还建议,在哈萨克斯坦推出《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首先给该国几所著名大学图书馆以及该国四个州的州立图书馆赠送刊物,因为这些图书馆读者多,能保证更多的人看到这本杂志。在哈萨克斯坦相关网站包括大学网站和报纸介绍《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等等。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后,即引

土家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向笔群(土家族)

中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命运。蔡测海的小说创作长期深植于土家族现实生活的土壤,紧紧依附土家族的文化母体,努力开掘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内在精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土家族历史文化的亚文本,是对土家族生活的艺术描写和艺术概括,同时也是国家历史进程中土家族人国家情怀的艺术彰显。

在诗歌方面,汪承栋将武陵山区土家文化、藏族文化、汉族文化等融为一体。汪承栋是土家族,青少年时代接受汉文化教育,20多岁扎根西藏,长期使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主要反映藏族地区的生活,这使汪承栋的诗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诗坛上的多重文化相互渗透的多民族交相辉映的文学风景。时代的主题、浓郁的民族情调在其诗歌中得以充分表达。同时,也反映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萧国松的《老巴子》是一部具有史诗特质的叙事长诗,共15000多行,约50万字。诗中叙述一个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表现出土家人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存状态。该作品融合了多种民族的艺术表现手法。颜家文写过散文、小说,主要成就是诗歌。他的诗歌创作采用“竹枝词”格调,以土家族民歌的传统形态,朗朗上口,歌唱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情怀。如《歌声好似坝中水》,讲究韵律,具有现代格律诗的情调。孙因与冉庄是重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代表。纵观孙因

的文学作品,创作题材涉及历史与现实等多个维度。其长篇小说《秦良玉》以石柱土家族女土司秦良玉的抗金事迹为题材进行创作,将民族情怀与爱国精神熔为一炉,凸显出土家族人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冉庄的诗歌以山水为主,表达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吉狄马加在《坚实的足迹——序冉庄文集》里认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冉庄以创作大量的山水诗篇赢得了诗坛的普遍关注。冉庄在创作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追求明朗清新的风格,诗作大多简洁而富于韵律,注重语言的锤炼,把一种地域的文化精神延伸为民族的审美状态,传达了诗人内在的生命感受。徐必常的长诗《毕兹卡长歌》以土家族历史搬迁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在国家背景下展开民族命运的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叶梅在《中国作家》发表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自始蜚声文坛。此后,她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显现出独特的创作特色。叶梅的散文聚焦现实题材,对生活的描摹贴切自然,具有温度和质感。她的散文集《根河之恋》突出表现不同民族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变迁,同时以文学的笔调袒露真实性情,以赤子之心拥抱山水、生灵、人间,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和狭隘,呈现出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互助,展露了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甘茂华的散文集《穿越巴山楚水》以文化意象为经纬结构全文,折射了土家族民族文化精髓和土

家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在现代意识下对民族文化的执着守望。覃儿健的《匪酋》《一个乡党委书记的手册》《张家界掌故》《故乡的河》等文学作品多以湘西土家族生活为题材,书写地域社会变革与民族命运变迁的紧张相连。

龚爱民的长篇小说《寻亲》讲述一个红军家族历时近80年,将在长征途中失散的亲人及其后裔一一寻回的曲折动人故事,从民间的视角出发,巧妙反映了我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带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红色政权,以及在和平时期建设新中国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凸显了家国共命运的现实主题,被评论界称为“一部由牺牲、泪水与寻找编织的土家族红色家史,一部由土家族草根百姓诠释国家意义的生命传奇”。黄光耀的《土家三部曲》《土司王国》《虎图腾》《白河》都是探寻土家族文化精神的作品,力图从土家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找到一种影响民族进程的密码。向迅的散文集《鄂西笔记》真实记录鄂西历史的文化变迁,书写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民族意识嬗变的历程。

总之,当代土家族作家积极通过作品表达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灵魂所在,传达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守。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还有很多土家族青年作家积极书写新时代的生活变化,反映民族意识在新时代的变奏,以文学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